

集中清除“一枝黄花” 筑牢生态安全防线

本报讯(通讯员沈瑞 李玉)秋季是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盛花期,也是防控关键期。连日来,县林业局组织专业队伍,针对县域内森林、湿地、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,开展专项清理,全力阻断这一“生态杀手”的扩散路径,守护当地生态安全。

“这是外来物种一枝黄花,应急处置时可先将花穗用修枝剪剪除或折断,带离现场集中销毁;若要彻底根除,需将其根系、地下茎全部挖除,收集装袋处理。”清理现场,工作人员一边操作,一边讲解防控要点。据介绍,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北美,20世纪30年代作为观赏植物引入我国,其根系发达、繁殖力极强,单株每年可释放两万颗种子。秋季其他杂草枯萎或停止生长时,它仍能保持旺盛生长,地下根茎还会持续横走蔓延,不断侵占其他植物生存空间,严重威胁区域生物多样性。每年10月进入盛花期后,其鲜艳花色易被发现,成为开展摸底调查与集中清理的最佳时机。

“目前,林业部门已完成全县林

地、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的一枝黄花监测调查工作。”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陈峰介绍,已经组织防治专业队开展清除作业,采用“全面挖除根系+铺设除草布+集中晾晒焚烧”组合方式,从源头防止其传播蔓延。

据了解,加拿大一枝黄花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扩散:一是种子随风传播,或经人类、动物活动携带传播;二是通过根状茎蔓延。当前,石台对该物种的清除以应急清除为主,除人工锄除后集中烧毁植株外,还会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区域,通过复耕复垦或密植绿化的方式,压缩其生存空间。

“在此呼吁,个人或公司调运苗木时,需按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,未办理的要及时向当地林检部门申请补检;同时要加强对土壤检查,不随意丢弃苗木垃圾。”陈峰说,群众参与对防控工作至关重要,若发现零散的加拿大一枝黄花,可在其种子成熟前自行挖除销毁;若发现成片生长的情况,可及时报告当地政府或村委会,以便专业力量介入处置。

瓜果飘香 乡村好“丰”光

□ 通讯员 丁希慧 文/图

“八月瓜、九月炸、十月摘来笑哈哈……”近日,仁里镇贡溪村胡氏八月瓜采摘基地迎来收获季,墨绿的藤蔓间冷不丁炸开一道紫缝,白瓤黑籽煞煞探头。

据该基地负责人胡毓胜介绍,由于前段时间高温,八月瓜收获时间推迟,从9月份开始采摘,大概还能再收半个月时间。“采摘期,每天都有好几百斤八月瓜销往全国各地,也有游客慕名前来基地采购。”胡毓胜说。

2017年,胡毓胜回到老家贡溪村,开始创业。面对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的田地,他心里直打鼓:种稻只能饱肚子,种药怕没销路,种什么才能“炸”开穷壳?

“靠山吃山,得吃出新花样!”胡毓胜想起儿时常吃过的野果八月瓜,食药两用、附加值高,市场鲜见,能否用来破局呢?揣着这份念想,夫妻俩先试种2亩,从选种育苗到搭架引藤,摸爬滚打间把野果驯化成“金果果”。随后每一年,他们不断扩大种植规模,“胡氏八月瓜合作社”也由此诞生。

“通过走市场、做宣传,我们积累了一些客源。”说起八月瓜,胡毓胜就像打开了话匣子,“今天要摘五六百斤,发到浙江去。”由于该基地的八月瓜个头大、甜度高,线上线下订单不断,2024年共销售2万余斤。

若说八月瓜是山地里“炸”出的惊喜,那么蓬莱农场的水晶红心火龙

果便是“南果北种”的创新。

多年前,舒宝珍、舒仁华夫妇在上海打工时,见火龙果采摘园游人如织,便动了返乡创业的心思。“别人能种,咱为啥不能?”彼时南方热销的火龙果在皖南山区鲜有种植,舒仁华决定前往广西学习,引进耐寒抗病的水晶红心火龙果品种,搭建起温室大棚,让火龙果在皖南山区扎下根、结出果。

“咱这北纬30度的气候,火龙果来了也得‘顺天改命’。”蓬莱农场鲜果采摘园负责人舒宝珍捧着刚摘的果子笑言。该农场的火龙果7月份成熟,不仅产量喜人,而且品质上乘,深受市场欢迎。“别看这个火龙果长得其貌不扬,但它是火龙果中的‘爱马仕’,皮薄水分足,甜度也非常高。”舒宝珍说,他们的顾客遍布全国多地,沪苏浙皖地区的客户网上下单后,当天下午发货,预计第二天就能到。如今,“次日达”的物流时效,让这抹“红心”甜遍长三角,也让夫妻二人的腰包鼓了起来。

从“野果驯化”到“南果北种”,胡毓胜、舒宝珍们的创业路,正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。有人说“隔行如隔山”,他们却用敢闯敢试跨过“高山”,胡毓胜跑市场、做宣传,把小农户与大市场连起来;舒宝珍夫妻学技术、建大棚,让“靠天吃饭”变“知天而作”。经过不断地摸索、创新,他们的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,香甜的瓜果与喜悦的笑容,构成了这个季节最动人的风景。



胡毓胜在胡氏八月瓜种植基地采摘。

横渡村汤村岸大桥主跨桥梁合拢



近日,横渡镇横渡村汤村岸大桥主跨桥梁实现合拢。横渡村汤村岸大桥全长80米,宽7.5米,是横渡镇乡村道路网项目的关键性工程。该桥建成后,不仅惠及两岸居民,还为下一步旅游开发提供良好的条件。

通讯员 汪建国 摄

从“住得下”到“住得好”,从“看风景”到“养身心”——大山村康养旅游按下“升级键”

在皖南的群山深处,仙寓镇大山村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。这里,富硒的土壤孕育着生机,95%的森林覆盖率编织出绿色的穹顶,每立方厘米超2万个的负氧离子,让空气都变成了滋养身心的“疗愈剂”。这座被誉为“中国富硒第一村”的村庄,近年来正悄然经历一场华丽蜕变,从零星农家乐的“1.0时代”稳步迈向“民宿提质+高端康养”的文旅融合新阶段。它不仅保留着乡村独有的烟火气,更在高品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生出新动能,让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资源。

□ 通讯员 孙鸾 江雪飞 文/图

农家乐提质助力业态焕新

“以前有13间房,受限于当年的建造条件,每一间都局促得很,基本活动空间捉襟见肘;现在大床房30平方米,标间25平方米。”40岁的王艳华,是大山村农家乐升级路上的见证者。2019年,他和妻子从杭州的服装厂返乡,接过父母手中经营多年的“晒田山庄”农家乐。彼时的农家乐,还停留在“只求住得下”的初级阶段,设施简陋、服务单一。王艳华敏锐地察觉到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游客对乡村旅游的需求早已不再是简单的“落脚”,而是对舒适体验和品质生活的追求。

2021年,王艳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斥资430万元对“晒田山庄”进行拆旧建新。升级后的农家乐,客房数量从13间优化至15间,看似数量变化不大,品质却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房间面积大幅增加,装修风格融入了乡村的自然元素,既温馨又雅致,价格提高至170元/人,客人还络绎不绝,纯收入更是跃升至每年近100万元。“游客要的不只是一张床,更是舒心的体验。”王艳华道出了农家乐转型升级的核心密码。

如今,“晒田山庄”客源中60%来自南京、无锡等地。南京游客李桂平是他家的常客,每年都会来这里常住半年。

“这里的水喝着舒服,爬山路不喘,血糖都稳了。”李桂平的感受,是众多游客对大山村康养价值的认可。目前,大山村已有150多家农家乐,床位总数超过5000张,在每年3月至10月旅游旺季,基本处于满房状态,客源大多依靠游客的口碑相传。

农家乐的提质升级,不仅让游客享受到了更好的服务,也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,真正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的转化。

高端酒店提升康养体验

独特的“富硒、负氧”生态资源引得3家投资过亿的企业在大山村安家落户。作为村里首家投资超2亿元的高端酒店,瑞昶·晒源康养度假酒店自开业以来,就有着清晰的定位。董事长陈水英将目光锁定在“对品质有要求的30%高端客群”上,这群游客追求私密的居住环境、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以及更高水准的康养体验。

“与去年相比,今年暑期散客量比去年降了20%,但我们拥有省级疗养基地的资质和长包房特色服务,营收还不错。”该酒店前厅部经理沈秋平说,面对市场的波动,酒店积极调整经营策略,去年尝试推出的30间长包房基本满租,这一良好的反响让酒店看到了机遇。国庆假期后,酒店计划将长包房数量扩至70间,覆盖近六成客房。长包房

包住宿和一日三餐,一周菜单不重样,既满足了高端客人长时间居住的需求,又提供了贴心周到的服务,深受游客青睐。

陈水英始终坚持品质路线,她说:“我们不用预制菜,每天去农户家采购最新鲜的食材,保证客人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原生态味道;我们还专门设置了宠物友好楼层,单独配备庭院,布草也和普通客房分开清洗,和农家乐形成差异化竞争,打造属于高端酒店的核心优势。”这份对品质的坚守,让瑞昶·晒源康养度假酒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,也为大山村的康养产业注入了高端化、个性化的新元素,丰富了大山村康养旅游的产品体系。

政府搭台破解发展难题

大山村康养产业蓬勃发展,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科学引导。“以前,来大山村堵车能从高速口堵到牯牛降路口,现在路宽了;污水处理站明年3月就能用,自来水也从山下引上来了。”仙寓镇党委副书记赵卫平的话语中,满是对大山村基础设施改善的自豪。

近年来,当地政府已投入超3亿元用于大山村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。投资9000万元建设的游客服务中心,让游客咨询、购票、休憩等需求得到一站式满足;投资超1.2亿元的道路改造工程,彻底解决了以往交通拥堵的难题,让游

客进出大山村更加便捷;投资2000多万元的自来水工程,将清澈卫生的自来水从山下引入村民家中和各个住宿场所,保障了村民和游客的用水安全。“既要让游客过来方便,也要让村子‘承载得住’发展。”赵卫平的这句话,正是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。

除了硬件设施日益完善,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、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针对此前农家乐无序扩张、存在违建等问题,2020年,当地开展了产权整治行动,拆除了11栋违建房屋,严格规范“一户一宅”政策,让农家乐的发展回归有序轨道。对于高端酒店,政府则积极引导其与农家乐形成“错位竞争”,引导农家乐定价控制在200元/人以内,酒店则定位在350元以上,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内耗,让不同层次的旅游产品都能找到目标客群,实现了市场的良性发展。“我们还在推进王村污水处理站建设,解决上游污水往下游流的问题,让‘富硒水’一直清下去,守护好大山村的生态底色。”赵卫平表示,政府将持续为大山村的发展保驾护航,让生态优势始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从“住得下”到“住得好”,从“看风景”到“养身心”,大山村的康养旅游融合升级之路仍在继续。这里的自然禀赋是天生的优势,而百姓的用心经营、企业的品质坚守、政府的科学引导,正在将这份“优势”不断转化为推动发展的“胜势”。如今的大山村,早已不是单纯的“网红”打卡地,在康养旅游的赛道上,正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,朝着“长红”的康养目的地稳步前行。

上图为云雾缭绕的大山村。

饭桌上,大家一边品尝美食,一边畅谈村里的变化。“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,靠着‘吃旅游饭’,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,买上了小汽车。”村民蒋明友高兴地说,得益于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,偏远的小山村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。

“看到乡亲们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,我们打心底里高兴!”老知青们感慨道,这次回来,不仅圆了归乡的梦,还亲眼看到了乡村的变化有多快、有多好。“回去以后,我们要把洪墩村的新样子、新故事讲给上海的老朋友们听,让更多人知道,这里现在有多美!”

岁月流转,情怀不改;乡村振兴,未来可期。如今的洪墩村,正乘着和美乡村建设东风,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,而这段跨越五秩的沪皖情谊,也将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深厚,成为洪墩村最珍贵的财富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。

中。“绝不能让他们在振兴路上掉队!”次仁旦增跟着工作队往陈家跑了一趟又一趟,整理大病救助材料、到镇里和县里协调低保升档、对接慈善救济资金,还帮孩子申请了慈善助学。如今,陈家3人都被提为A类低保,将来孩子上大学不仅免学费,每月还有生活补助,日子终于有了盼头。

“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,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”次仁旦增的话,也是梓桐村人的共识。该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朱绍红提起这位藏族兄弟,满是认可:“旦增待人热乎、干活踏实,我们早把他当自家兄弟了!”振兴乡村,更要把这份民族情守得牢牢的。”

3600公里是一段漫长的距离,可在次仁旦增脚下,成了汉藏情谊的纽带,成了扎根基层的坚守,成了跨越高山的兄弟情。

跨越50年的重逢

□ 通讯员 陈鑫

金秋十月,矶滩乡洪墩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——8位年逾古稀的知青,带着半个世纪的思念重返故土。1975年,他们响应国家号召,将青春播撒在这片土地上。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两鬓染霜,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,踏着秋日的暖阳,重走奋斗路、重访旧居所、重叙邻里情。这场跨越50年的重逢,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,也见证了山乡的巨大变迁。

20世纪70年代,这群正值芳华的知青响应号召,告别城市的繁华,背着行囊扎根矶滩乡河口大队(现洪墩村)。知青胡群英记得最清楚的,是村里那间

漏风的土坯房:“漏风漏雨是常事,每天出门靠步行,白天在田间劳作,晚上就着煤油灯学习农活技巧。”那时候,他们跟着村民下地插秧、上山砍柴、抢收粮食,手上都磨出了茧子。

这次回来,原河口大队大队长的儿子潘孟彪自告奋勇当向导,领着老人们先后参观了当年的吃水井、住宿的宅基地。故地重游,洪墩村的巨变让老知青们频频驻足惊叹。昔日泥泞的土路已升级为宽阔平整的柏油公路,串联起家家户户;曾经低矮破旧的土坯房,变成了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,不少村民还办起了特色民宿,在慢村民宿的精致庭院里,游客们正惬意地品茶看山;村文化广场上,健身器材一应俱全,老年舞蹈队的身影展

现出村民富足安康的精神风貌。

得知知青们回来的消息,村民们迅速围拢过来。“群英,小周,你们可算回来了!”今年84岁的村民李义发看到知青们,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他们的手。当年,李义发经常帮知青们解决生活难题,知青们也常把从上海带来的糖果、书本送给李义发的孩子,彼此就像家人一样。

在农家小院里,村民们摆上了当季的板栗、柿子,热情地招待着知青们。金秋时节,桂花飘香,大家围坐在一起,聊起当年的趣事:一起在田间地头唱革命歌曲,一起在煤油灯下学习,一起帮村民们盖新房……欢声笑语中,时光仿佛回到了50年前。

石榴结籽心连心

——记市民政局选派驻村干部次仁旦增

□ 通讯员 丁希慧

近日,在丁香镇梓桐村村部,28岁的藏族青年次仁旦增举着手机,用藏语向远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的父母报平安:“阿爸阿妈,村民待我像亲人一样,一切都好!”窗外的皖南艳阳,与3600公里外高原的日光遥相呼应——同一片天空下,汉藏情谊正在乡村振兴的土壤里蓬勃生长。

这位从布达拉宫脚下山南市来的藏族青年,自带高原赋予的淳朴与坚韧。2023年3月,他通过少数民族专项招聘进入市民政局工作;2024年7月,

他被选派到市民政局定点帮扶村——丁香镇梓桐村,成了该村驻村工作队里最特别的身影。“我家是农牧户,知道农村缺啥,我愿意下基层锻炼!”说这话时,他黝黑的脸上露出微笑,映着眼底的坚定。初到梓桐村,次仁旦增先被满眼的绿意“惊”到:“山上的草木像要漫出来,空气特别清新!”

村民们记住了这个特别的小伙,一口带藏腔却格外真诚的普通话,笑起来眼角弯成月牙,听老人唠嗑时,会凑得近近的。“旦增汉语讲得可好了。”村里的王学华老人提起他,忍不住夸奖。次仁旦增笑着说:“我们从小就是汉藏双

语教学,碰到实在听不懂的,我就多跑腿、多微笑,现在大家都很喜欢,慢慢地大家就熟悉了。”

驻村一年多来,次仁旦增已踏遍梓桐村的角落,跟着工作队入户走访200余次,帮村民办残疾证、申请救助资金,协调消费帮扶,解决“急难愁盼”民生实事。可他也清楚,梓桐村的振兴路还很长,68%的常住人口是老人,38户低保、7户五保、3户监测户,每一户都牵着他的心。

监测户陈生有家是次仁旦增心里的牵挂,一家三口没一个劳动力,陈生有和儿子有肢体残疾,孙女还在读高